

# 迟鸢番外：小媳妇是我的

大二这年暑假，卓岩几乎可以说是归心似箭。

知了声声鸣叫，孩童在街头巷尾嬉闹着，古镇的夏天还像过去那些年一样，平静而安然，没有任何改变。

只是卓岩这次一回古镇，卓老爷子就拿扫把招呼了他一顿。

「浑小子，把我孙媳妇都弄丢了，都快被别人拐走了，你这浑小子，真是气死我了……」

卓老爷子口中说的「别人」，正是比卓岩快一步到来的易南星。

他们几乎是前后脚到的古镇，易南星扛着各种机器，一到古镇，就马不停蹄地忙活起来，尽心尽力地替迟家笋坊拍摄着宣传片。

「难怪说人家能讨阿鸢欢心呢，那小伙子镇上谁见了不夸，都说一表人才，嘴巴又甜，人又勤快，对阿鸢好得没话说！」

「再看看你，尽干些不是人的事儿，硬生生把我孙媳妇气了回来，有宝贝还不懂捂在怀里珍惜着，叫人家捷足先登了，这下好了，你这副臭德性，拿什么去跟人家比？」

一通通数落下，卓岩的一张俊脸都皱成个苦瓜了。

「好了好了，别念叨了，我这不是知道错了，立刻赶回来了么？爷爷你就等着吧，我一定给你把孙媳妇拐回来！」

豪言壮语是扔下了，卓岩心里却一点底儿都没有，毕竟，他太了解迟鸢的性子了。

说起来也气人，易南星这小子，还是他亲手推给迟鸢的，他现在真想抽自己两大耳巴子——

叫你犯贱，叫你引狼入室！

可惜说什么都晚了，他只能竭力补救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挽回迟鸢的心，至少，他有的东西易南星可没有。

他跟迟鸢到底是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的情谊，共同拥有的回忆，这些易南星能比吗？

坐在迟家箏坊的门口，卓岩将两条大长腿架在台阶上，又像回到了小时候，毫不顾惜形象，一边吃着冰棍，一边眼观八方，等待迟鸢与易南星回来，磨牙「宰狼」。

终于，那两道身影并肩同行，有说有笑地出现在了青石板的尽头。

一看到扔了冰棍，站起身的卓岩，迟鸢便一愣，然后上前露出了笑颜：「你也回来了呀，怎么不进屋坐坐呢？」

她问得熟稔而自然，举手投足间没有丝毫扭捏，果然一旦婚约解除，她彻底放下后，卓岩在她眼里就和别的小伙伴没什么差别了。

但如今已经放不下的却是卓岩，他只觉心口一堵，望着迟鸢却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狠狠瞪向她身后的易南星。

易南星当然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却不接招，只转头望天，眼角眉梢憋不住笑意。

这一刻，卓岩终于有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。

当迟鸢进屋去准备酸梅汤时，卓岩貌似不经意地坐到了易南星旁边，一开口却是咬牙切齿：

「行啊，易南星有你的，兄弟妻，不可欺，你也真能下手！」

他压低声音，做贼一般，反倒是易南星调弄着机器，笑得四两拨千斤。

「别，兄弟，帽子太大了，可别扣我脑袋上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们那『娃娃亲』你就压根没认过吧？」

这一刀捅得厉害，卓岩按住胸口，半天没说话。

一片暗潮汹涌间，迟鸢终于端着酸梅汤出来了，卓岩和易南星连忙起身去接，两人伸手挨近时，易南星却在卓岩耳边小声一笑：

「兄弟，我一定会加把劲，争取让你早日喝上我们的喜酒啊。」

他顺手端走最大的一杯，把卓岩噎得一下没动弹，反应过来时已是内心抓狂，一记眼刀杀去，恨不能磨牙「宰狼」。

「阿鸢啊，你还记得这只风筝吗？」

卓岩拖长了声音，叫得无比肉麻，终于拿出了自己的「杀手锏」——

那是迟鸢亲手扎的第一只风筝，上面还刻着「卓岩」的名字，寄托了一段少女曾经最纯真美好的情意。

易南星神色未变，继续淡定自若地喝着酸梅汤，倒是迟鸢走了过来，拿起风筝端详了一下，浅浅笑道：「记得，我扎的第一只风筝，手艺还不太熟练，现在看起来实在有些粗陋。」

「哪里粗陋了，明明这么好看，我每晚都抱着睡觉呢！」

卓岩为手中的风筝大声「叫屈」，那头易南星已经放下酸梅汤，好整以暇地从身后的木匣里，拿出了几只栩栩如生，精美异常的风筝。

他状似不经意地道：「比起迟鸢新给我做的这几只风筝，卓岩你手上的那只的确粗陋了些，完全没有可比性，不信你瞧瞧？」

几只风筝递到了卓岩眼前，打眼就能瞧见那醒目的两个字——

南星。

每只风筝上都有，还是一针一线绣上去的，别提多用心了。

卓岩的一张脸立刻变绿了，差点拍案而起：「这这……」

奶奶个腿子，凭什么，这不是他的专属吗？

「这什么，你难道觉得迟鸢的手艺不好吗？」易南星似笑非笑。

卓岩一口气生生憋了回去，「不，当然不是了，手艺很好……」

「只是……」他抱紧怀里的那只风筝，莫名有些鼻酸，「我还是喜欢我的这只，这是我小媳妇儿给我做的，什么也比不上这一只……」

他嘴上还念叨着「小媳妇」，喃喃自语间，失魂落魄的模样竟有那么几分可怜。

迟鸢摇头失笑，易南星却在一旁清清嗓子，悠悠念起了诗：

「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」

「赌书消得泼茶香。当时只道是寻常。」

「勘尽沧桑终有悟，最须珍重眼前人。」

卓岩一激灵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整个人怒了：「易南星，你不要太过分！」

「瞪我干啥，我背诗呢！」

「背什么诗，你讽刺谁呢，心里那点小心九九别以为我不知道！」

「自己小人之心，还乱给别人安帽子？」

两人一言不合又开杠了，吵吵闹闹间，迟鸢笑着摇摇头，见怪不怪了。

她搬了凳子，坐在了窗下，看向屋外的蓝天白云。

和风轻拂，等到来年开春，草长莺飞二月天，古镇的上空又将飘满了风筝，那样的场景一定很美很美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